

日本第二外语教育的现状与展望 -以大学的汉语教育实践为例-

郑亨奎 （日本大学）

【摘要】 本文由以下三部分构成。首先，概观日本的大学第二外语（以下简称“二外”）教育的历史变迁。二外教育的方针由战前培养少数优秀的精英学生转变为当前重视“教养”的“一般教育”，1991年改定的《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导致了部分大学废除二外必修课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使很多大学获得了自由灵活地制定教学课程的权限。其次，考察大学二外汉语教育的现状。文中以日本大学和中央大学两个不同学校的汉语教育实践为例，论述了如何根据具体教育环境，把握好“教养汉语”和“实用汉语”的关系，合理安排教学计划，达到教学目的。最后，以大量的数据展示了日本的大学二外汉语教育前景美好，并建议在大学二外汉语教育中，为培养具有高度汉语能力的优秀学生开设强化课程班。

【关键词】 第二外语；汉语教育；大学汉语；汉语课程；教学模式

引 言

日本的大学二外教育历史悠久，传统的二外是德语和法语。汉语正式纳入大学课程是在70年代以后。目前日本大多数大学都规定学生除了必修第一外语英语之外，还可以从其他语种（汉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韩国语、俄语等）选修一门外语。二外汉语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迅猛，目前已成为日本的大学选修人数最多的语种，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1. 日本的大学二外教育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旧制高等学校¹非常重视外语教育。据1931年的《高等学校高等科外国语教授要目²》记载，不管文科还是理科二外可选修的时间均为360个小时，要求重点放在读写方面。指出“关于第二外语，考虑到学时及

¹ 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养课程。

² 旧制高等学校资料保存会编(1981)p. 160。

其他原因，以培养学生读写能力为主³”。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日本的外语教育目的明确，就是要集中力量培养少数优秀的精英学生，阅读外语文献，高效率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文化。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外语教育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重视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的欧洲大学模式转变成重视传统教养教育的美国模式。战后的新制大学开始重视以人文、社会、科学三大领域为支柱的“一般教育”。为确保教养教育科目的学时，二外减少到 180 小时。一个班的人数从二战前旧制高等学校时的 10~20 人增加到 50 多人甚至更多⁴。这是由于战后日本的升学率大大提高，而外语教师人员不足的缘故。

进入 80 年代，随着国际化的进展，加深国际理解提高外语运用能力的呼声越来越大，日本的大学的外语教育也开始向重视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1986 年颁布的〈国际化和大学教育的课题⁵〉里明确强调了培养“四个技能”的重要性。

1991 年文部省（当时）改定了〈大学设置基准〉，删除了“一般教育科目为 36 学分，外语 8 学分，保健体育科目 4 学分，专业教育科目 76 学分，共 124 学分为毕业所必修学分”⁶的〈授课科目基准〉内容。规定只要合乎〈教育课程的基准〉和〈教育课程的编程方法〉且满足毕业所需必修学分（124 学分以上），各个大学可自行决定授课科目和必修学分。

随着政策的变化二外语种的教育也出现很大变化。据文部科学省 2002 年统计日本的大学除了英语（677）⁷之外开设二外的前 5 位顺序分别是德语（577）、汉语（568）、法语（543）、朝鲜·韩国语（322）、西班牙语（240）⁸。而十年后的 2012 年前五位顺序变成汉语（631）、法语（518）、德语（506）、朝鲜·韩国语（468）、西班牙语（236）。汉语仅次于英语，超过了德语和法语。而开设汉语的大学比开设德语的大学多 125 所⁹。

³ 旧制高等学校资料保存会编（1981）p. 160。

⁴ 大学基準協会编（1964）p. 22。

⁵ 大学基準協会编（1997）p. 197。

⁶ 臨時教育審議会（1986）第三十二条。

⁷ 以下括号里数字均为学校数。

⁸ 文部科学省（2004）p. 46。

⁹ 文部科学省（2014）p. 44。

2012年有近85%的大学开设二外汉语课程，法语、德语、朝鲜·韩国语、西班牙语分别占70%、68%、63%、32%。2012年朝鲜·韩国语由2002年的322校增加到468校。两个亚洲主要国家的语言教育突飞猛进，这反映了2000年大学审议会¹⁰上倡导的“积极改善近邻亚洲诸国的语言教育”的精神得到了贯彻。

据日本德文学会2012年针对674所大学进行的调查，有52.4%的大学规定第二外语为必修课程。选修二外语种的前5位的顺序分别为汉语180,842人、德语119,401人、法语79,047人、朝鲜·韩国语61,256人、西班牙语38,527人¹¹。

2. 大学二外汉语教育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早在1946年二战结束的第二年京都大学外语学部就开设了“中国学科”，开始了汉语教育。1949年东京外国语大学也开设了“中国学科”。但这些都是汉语专业，且人数很少。日本的大学正式开始二外汉语教育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在此之前二外只有德语和法语。日本的大学把二外汉语列入大学的正规课程，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沿用英语为第一外语，德语和法语为第二外语的教育体系。

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本出现了“汉语热”。这个时期日本的大学生争先选修二外汉语。大纲化以后一些大学取消了二外，但大多数大学的二外汉语受其影响并不大。虽然因中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选修汉语的学生一度出现减少，但很快得到恢复。比如日本大学经济学部1987年二外汉语的选修率是32.12%，在1990年下降到29.9%，1994年恢复到41.54%，1995年上升为44.80%。1994年至1997年是日本的二外汉语“学习热”的高峰期。

1993年之前日本的大学选修二外的学生人数最多的一直是德语和法语，汉语在其后。而1994年汉语排在法语前面，1995年又超过德语，占据首位¹²，之后一直保持第一位。

日本的大学二外汉语大都安排在1、2年级课程里。也有的大学可选修到4年级。二外汉语课，因为是大学的基础教养课的一种，主要是培养学生对异文化的理解和学习兴趣，所以教学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教授汉语的发音、语法等基础知识，

¹⁰ 大学審議會答申「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に求められる高等教育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平成12年11月22日。

¹¹ 日本独文学会(2015)p. 23。

¹² 方経民(2000)p. 55。

同时也教一些简单的会话。各个大学由于学校的规模、财力、学生的学力等原因，所进行的汉语教育有所不同。

日本的大学学汉语专业的学生每年不超过 1,000 人，而选修二外汉语的学生已超过 18 万¹³，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小川雅美（2006）指出 1991 年以后文部省没有把二外指定为必修课，所以很可能被其他课程所取代。对此很多二外教师感到不安¹⁴。这种不安特别在二外西方语言比较严重。事实上选修二外西方语言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

二外课程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学习时间少。大多数大学一周只有两节（1 节课 90 分钟）二外课，甚至有的大学一周只有 1 节。一般学习到 2 年级，但也有的学校只学一年。就目前来说，要在日本的大学二外汉语增加学习时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¹⁵。

其次是班级人数多。在讨论改进外语教育环境时，经常提到的就是班级人数的问题。据日本中国语学会出版的《日本的汉语教育-其现状与课题-2002》¹⁶统计，在 19 所大学里，一个班人数在 10~19 人的有 6 所大学共 9 个班，20~29 人的有 6 所大学共 18 个班，30~39 人的有 6 所大学共 11 个班，40~49 人的有 6 所大学共 12 个班，50~59 人的有 5 所大学共 10 个班，60 人以上的 4 所大学共 6 个班。郭春贵（2005）也指出大部分公共汉语课由于被认为是教养课，为了节省开支，班级人数都在 50 名左右，甚至有些大学汉语课班级人数多至 80 至 100 多人¹⁷。这种状态目前也没有太大改变。

最后是专任汉语教师少。日本的大学除了专业课之外，二外没有具体的专任教师的数量规定。有的大学虽然开设了汉语课程，但是没有专任汉语教师，教学任务全部由兼职教师¹⁸承担。一般历史悠久或规模较大的大学每个学部¹⁹均有 1 至 2 名专任的汉语教师。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由专任教师负责。但专任教师的人数远比兼职教师少。比如，日本大学经济学部专任教师只有 2 人，而兼职教师 23 人；中央

¹³ 日本独文学会（2015）p. 25。

¹⁴ 小川雅美（2006）p. 5。

¹⁵ 陳激（2011）p. 1。

¹⁶ 日本中国语学会中国语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2002）p. 86。

¹⁷ 郭春贵（2005）P. 94。

¹⁸ 在日本称“非常勤讲师”。

¹⁹ “学部”相当于中国大学的“学院”。

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教师 1 人，兼职教师 9 人（2020 年度）。这与日本的大学体制有关，恐怕近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状态。

3. 两个不同大学的二外汉语教育实例分析

此节以日本大学经济学部和中央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为例，分析日本的大学二外汉语教育的现状。

日本大学在日本的私立大学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大学。有 16 个学部，本科生 67,300 多人。其中经济学部本科生 6,600 余人²⁰。经济学部规定一年级初级汉语是必修的选修课，其他二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任选一门并拿到学分才能毕业。2020 年选修二外汉语的学生共 838 人，占新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从 1994 年起到现在选修汉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40~50% 之间。选修其他的依次为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

日本大学经济学部 1 年级二外每个汉语班目前大约 30~40 人。开设的科目是“中国语 I”（前半学期）和“中国语 II”（后半学期）。1 周 2 节，按照教学目标使用统一教材²¹，统一教学进度，考试由任课教师自行出题。考试以笔试为主，综合考量发音、会话等能力。教学目标是能使用拼音并准确地发音，掌握最基本的会话，能读懂简单的文章，理解初级语法，鼓励考“中国语检定”4 级或“HSK”1 级。但统一的教学目标往往比较笼统，具体内容并不十分明确，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里做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笔者从 2000 年起每年开学初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学生选修汉语的动机。2019 年²²进行的调查结果如下。

1 年级学生选修汉语的理由的顺序为（1）将来有用场，对就职有利；（2）对中国（经济、文化）感兴趣；（3）为了拿学分；（4）有汉字好学。大多数希望把教学重点放在会话、提高语言交际能力、了解中国文化上。选择“将来有用场，对就职有利”的学生，期待掌握汉语运用能力。由于是经济学部，所以学生们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为了拿学分是一个消极的动机，但也

²⁰ 据日本大学 2020 年 5 月 1 日公布。

²¹ 中国語教育実践方法論研究会編『李麗と話そう』郁文堂 2019 年。

²² 今年由于新冠疫情实行远程授课。

是学生真实的心理状态。日本学生跟欧美学生不同，他们对汉字不陌生，这对学习汉语有利。

2 年級的“中国語Ⅲ”也是选修课。教科书、教学计划等都由任课教师自行决定。学生人数略减，1 周只有 1 节课。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汉语初中级程度的读写能力和简单的会话，了解中国文化，加强对异文化理解。2019 年笔者选用的是以介绍中国概况、习俗、文化为主的教材²³。3、4 年级各设一个班。3 年级选修汉语的学生每年只有几个人，4 年级 2020 年无人选修。

由 2020 年上半年学期开学初进行的问卷调查可知，2 年级学生的选修动机有所变化。其顺序是（1）为了拿学分；（2）有汉字好学；（3）对中国（包括经济、文化）感兴趣；（4）将来有用场。选择“对就职有利”的为零。大多数希望把学习重点放在了提高读写能力，了解中国文化上，对会话练习的要求明显减少。

按照惯例学校进行的 2019 年期末“授课问卷调查”显示，1 年级学生“对课程很感兴趣的”占 84%，“认为达到教学目标的”占 80%，“对课程感到满意的”占 82%。2 年级学生分别为 82%”，80%”，82%。两者均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央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共有学生 1,200 人，1 年级 298 人²⁴。2020 年新生选修二外汉语的有 64 人，占 1 年级总人数的 20%，选修比例同其他大学相比较小，但是此学部是小班授课、以训练会话、提高语言交际能力为重点，效果显著。1 年级初级汉语共 3 个班，1 周上 2 节课，分别由日本教师和中国教师搭配担任。另外还设有 1 节会话课，一周共 3 节。2019 年一个班平均 20 个人左右，课堂里除了简单的语法解释以外，主要进行反复的朗读、背诵练习。会话课几乎没有语法解释，根据影像教材进行一对一或小组对话练习。大多数学生觉得一堂课非常紧张，但结束后很有成就感。期末考试是口试。具体步骤是学生自己准备发言稿，在教师面前讲演 5 分钟。之后根据讲演内容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考察学生的发音、表达、听力和会话等综合能力。这为 2 年級的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 年级中级汉语课也是 3 个班，1 周上 2 节课。学生人数略减，每个班大致在 15 人左右。2 年级学生词量大幅度增加，除了简单的语法解释之外，每节课都安排背短文和会话练习，让学生养成用汉语进行对话的习惯。比如，后半学期第一天的

²³ 池上貞子・張国璐『新・中国ってこんな国』朝日出版社 2018 年。

²⁴ 据中央大学 2020 年 5 月 1 日公布。

内容就是用中文讲述暑假期间的体验。

1 年级的汉语课特别强调发音练习，通过反复进行听说训练，来提高会话能力。2 年级在掌握基本句型的同时扩大词汇量，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 1,000~1,500 个单词，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并鼓励考取“中国语检定”3 级的资格。按照惯例学校进行的 2019 年期末“授课问卷调查”显示，1 年级学生“对课程的综合评价”平均为 4.6 分，2 年级学生为 4.4 分，都是较高的评价。

3、4 年级的汉语课是选修课。3 年级共两个班，一个班 10 人左右。4 年级一个班，2020 年有 5 人选修。虽然人数不太多，但是每个年级的衔接都很顺利。选修 4 年级课的大都是曾经去中国留过学或者在高中学过汉语的水平较高的学生。他们有的不需要学分，只是为了提高。每年学部都组织以 4 年级学生为主的包饺子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学生们可以和中国老师、留学生们进行交流，练习课堂里所学的内容，学以致用。

比较这两所大学在学习二外汉语一年后学生的意识变化可知，刚进校的新生选择汉语的理由前 3 项里都有“对将来就职有利”的内容，并且要求教学重点放在会话上。这说明选修汉语的学生一开始都期待掌握语言运用能力，可是到了 2 年级日本大学的学生答卷里此项内容消失。他们意识到，学习时间太短（1 年只有 60 个学时），班级人数又多，熟练地掌握会话技能很困难，于是把重点转移到了提高读写能力，了解中国文化方面。

根据以上的教学实践分析笔者认为：日本的大学汉语教育要提倡灵活性，应根据各个大学的具体条件来制定教学目标，探求教学模式。在学习时间短，班级人数多的大学，语言教学内容要少而精，适当调整“使用词汇”与“理解词汇”的比例。重点放在“教养汉语”上，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既要教授文化知识，又要进行简单的语言训练，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会话。而像中央大学那样班级人数少，学习时间较长且学生学习热情高的学校，教学目标制定得高一些，重点放在“实用汉语”上，加大词汇量，达到能用汉语进行交流的水平。

有人质疑“教养语学”，甚至怀疑日本的大学二外存在的意义。但笔者认为，“教养语学”不仅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正是“教养语学”支撑着“实用语学”²⁵。在日本很大一部分新生选修汉语就是为了取得学分，但是经过学习之后意识会发生变

²⁵ 参见三浦淳（2004）p. 88。

化。据郭春贵·刘国彬(2007)“意识变化”调查,在选修汉语之前,对中国有兴趣或有点儿兴趣的学生占60%多,而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增加到92.4%²⁶。原来对中国没有兴趣的人,他们的关心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受汉语课的影响;受汉语老师的影响;受汉语本身的影响。这说明二外汉语足以影响学生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心程度。

4. 日本的大学二外汉语教育前景

在历史悠久的德语和法语学生数不断缩减的情况下,二外汉语一直保持稳定的发展。大学里选修汉语的人数一直居首位,有的大学选修率达到58.9%²⁷。这些数据说明日本的大学二外汉语教育前景光明。其依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8点。

第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渊源相近,大多数日本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具有亲近感和认同感,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间人员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又是一个巨大消费市场,这对日本无疑有很大魅力。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相互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些都给中日两国带来了相互学习语言的好时机。

第三,日本的企业开始重视汉语人才。小松制作所、伊藤忠商社等大企业为公司职员进行汉语研修。比如建筑机械大公司小松制作所2010年4月对新职员进行的语言研修由英语改为汉语²⁸。据<NEWSWITCH>2015年12月6日报道²⁹,伊藤忠商社为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往来,鼓励公司职员考HSK。目标是到2017年年底为止高级程度的合格人数达到200人,中级300人,初级500人。据《周刊宝石》编辑部2018年4月16日报道,伊藤忠商社讲中文的公司职员已突破1,000人。对大学生来说掌握汉语技能对他们将来就职十分有利。从学生的选修汉语的动机上也能看出这一点。

第四,日本每年进行3次“中国语检定”考试,2020年6月已经迎来了第100

²⁶ 郭春贵·刘国彬(2007) pp.184~185。

²⁷ 日本中国语学会中国语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2002)p.85。

²⁸ 陈激(2011) p.6。

²⁹ 「ニュースイッチ」 <https://newswitch.jp/p/2868> (2020年6月1日阅览)。

次。参加考试人数最多的时候1年超过5万多人（2010年）。2019年11月第99次考试，参加人数为13,376人，其中大学生7,301人，占总数的一半以上³⁰，成为参加“中国语检定”考试的主力军。这也说明大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潮十分高涨。

第五，师资队伍强。日本的大学虽然专任汉语教师少，但目前大学里任教的汉语老师里有很多经验丰富的高学历兼职教师。70年代，只要有大学文凭，能讲流利日语的中国人，不管专业如何都能当上大学的汉语兼职教师。可现在各个大学对兼职教师的学历、研究成果、教学经验等要求都很高。比如，中央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师的学历都在硕士以上，他们都有二十多年以上的教学经验。汉语专业毕业的日本老师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第六，汉语教科书丰富。特别是初级教科书很多，仅白帝社自从2003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就有163册。其中初级教科书105册，初中级47册，中级12册³¹。初级教科书的特点是重视课文内容的实用性，突出日常会话，语法解释简明扼要，练习少而精。中级汉语教科书内容一般是有关中国历史、风俗、文化等一般知识的介绍或者中国概况的介绍。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适当的教科书。结合中国文化展开的优秀的教科书也很多。此外还有朝日出版社、三修社、骏河台出版社、好文出版、白水社、同学社、东方书店、郁文堂等出版社每年新出版很多教科书。

第七，《中国语教育》（中国语教育学会）自2003年创刊以来共出版18集学术杂志，刊载论文194篇，其中论述大学二外汉语教育的共73篇，占37.6%³²。在此之前的《中国语》（日本中国语学会）刊载的基本都是汉语本体研究方面的论文，很少谈及教育。这说明日本的学术界开始重视汉语教育，特别是大学二外汉语教育受到关注。

第八，据文部科学省2016年统计³³2014年全日本有近5,000所高中，其中708所（公立512所，私立194所，国立2所）开设二外。前五位是汉语（517所）、朝鲜·韩国语（333所）、法语（223所）、西班牙语（109所）、德语（107所）。选

³⁰ 本数据由中国语检定协会理事提供。

³¹ 「白帝社」<http://www.hakuteisha.co.jp/search/index.php?page=14>（2020年6月1日阅览）。

³² 笔者根据《中国语教育》（共18集）刊载的论文内容统计。

³³ 文部科学省「英語以外の外国語の科目を開設している学校の状況について（平成26年度）」平成28年11月。

修人数分别是汉语 19,106 人、韩国·朝鲜语 11,210 人、法语 9,214 人、德语 3,691 人、西班牙语 3,383 人。汉语还是占据首位。虽然所占全国高中生比例不大，无疑他们是大学二外汉语选修者的后备军。

5. 结 语

1991 年大学审议会在〈改善大学教育〉中提出了“各个大学灵活制定授课科目、毕业条件、教员组织等大学的设置基准，以便设计出具有特色且多样化的教育课程³⁴”的方针，这给大学提供了自由灵活制定各项教学课程的空间。

大学因学校的规模、财力、学生的学力不同，固然需要制定不同的教学课程、教学目标，并根据学生的需求，灵活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开设二外强化课程班就是其中之一。很多大学里都有一部分选修二外汉语的学生并不满足于“教养汉语”，有很强的继续提高的愿望，特别是要求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掌握“实用汉语”。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大学有必要从 1 年级开始就为这些学生增设强化课程班，培养少数具有高度汉语能力的优秀学生。这一措施同时还可以解决汉语教育班级人数多，学习时间少而带来的若干问题。关于强化课程班的设置已有成功的先例³⁵，现在正是改革教育课程的时机，希望通过二外教师的不懈的努力，让强化课程班的授课形态在更多的大学里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陳激「第二外国語としての中国語教育について—その課題と方向性」『東北公益文科大学総合研究論集』(21)総合研究編集委員会 2011 年。
2. 郭春貴<日本の大学汉语教育問題>《世界汉语教学》2005 年第 4 期。
3. 大学基準協会編『会報』第 8 号大学基準協会 1964 年。
4. 大学基準協会編『資料に見る大学基準協会 50 年の歩み』大学基準協会 1997 年。
5. 方経民「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1994—1997」『言語文化研究』2000 年第 1 号。
6. 郭春貴・劉国彬「中国語学習を経た日本人大学生の中国に対する意識変化」『広島修大論集』2007 年第 1 号。
7. 旧制高等学校資料保存会編『資料集成 旧制高等学校全書 第三卷 教育篇』昭

³⁴ 文部科学省「大学教育の改善について」（答申）平成 3 年 2 月 8 日。

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4/gijiroku/attach/1411733.htm（2020 年 7 月 2 日閲覧）

³⁵ 参见 秦耕司（2013）、轡田収（1986）。

和出版 1981 年。

8. 臨時教育審議会「教育改革に関する第二次答申」昭和 61 年 4 月。
9. 轡田収・三島憲・上田浩二『日本におけるドイツ語教育の状況をめぐって（「ドイツ語教育部会会報」第 30 号別冊）』（日本独文学会ドイツ語教育部会、1986 年）。
10. 秦耕司「中国語インテンシブプログラムポリシーの構築(2)」『長崎県立大学経済学部論集』2013 年 4 号。
11. 日本独文学会ドイツ語教育・学習者の現状に関する調査委員会編『ドイツ語教育・学習者の現状に関する調査報告書』日本独文学会 2015 年
12. 日本中国語学会中国語ソフトアカデミズム検討委員会編『日本の中国語教育-その現状と課題-2002』日本中国語学会 2002 年。
13. 三浦淳「第 2 外国語教育を破滅から救い、新たな制度とイデオロギーを生み出すために」『人文科学研究』(114)新潟大学人文学部 2004 年。
14. 文部科学省「大学における教育内容等の改革状況について（平成 14 年度）」平成 16 年 3 月(大学審議会答申)。
15. 文部科学省「大学における教育内容等の改革状況について」（平成 24 年度）」平成 26 年 11 月(大学審議会答申)。
16. 文部科学省「英語以外の外国語の科目を開設している学校の状況について（平成 26 年度）」平成 28 年 11 月(大学審議会答申)。
17. 小川雅美「「大学における必修科目としての第 2 外国語の存在意義」についてのアンケートの結果から」関西スペイン語教授法ワークショップ (TADESKA)2006 年 3 月。